

插頁

沙漠風暴

詩專輯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 2 FEB/1991
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二期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 錄

目錄		
方浪舟作品	古樹下 / 品茶 / 夜湖生波 / 星夜	封面裏
尹玲作品	江湖之內 / 鷹的誕生 / 祝聖誕	1-2
陳本銘作品	喚四季之名 / 弦之演繹	3
心水作品	給兒女命名 / 潑墨十行 / 我畫	4
陳銘華詩抄	落葉的飲泣 / 醉	5
遠方作品	雪的回顧 / 哀雷克 / 冬夜懷羊城 / 夜	6
異軍的詩	哦！羅蘭崗 (ROLLING HILLS)	
斯冰的詩	外二首：路燈 / 車輪	7
秦松作品	歷程	8
夢詩作品	明天的演出者	8
插頁	聲音的形態 外一首：野百合祭	9
千瀑詩扎	也許 / 歲暮偶感	10
恆行作品	沙漠風暴詩專輯	
凌至江作品	詠雪 外二首	
劍鳴的詩	割裂的天空是我的記憶 / 和白雪相看	11
藍采文的詩	北風手扎 (之一) / (之二) / 詩	12
方圓的詩	十二月最後一夜的聯想 (之一) / (之二)	13
黎啓鏗作品	哪邊睡 / 傷秋	14
雲幻的詩	? 因為?	15
尹玲譯作	我與窗櫺	16
編後語	告別書	16
	Meditation on a Starry Night	17
	悲咽的鄉笛	18
	詩，還要不要讀?	18
	裴外詩選	19-20
		封底裏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方浪舟作品

古樹下

季節曾經太冷或太熱
在蒼茫的大地上
我尋找草木最渴望的陽光

秋天藍得憂鬱
半路
一棵禿老的大樹守望天空

這時遇到久仰的太陽
一道灰黑的閃電
頓然從我肩背上劃破晴空

我沒有被擊倒
躲開這齷扭，赤裸又龍鐘的老奸夫
這塊陸地決不是淫床

九〇年七月九日

品茶

沏茶而生薄霧
醞著微笑
從妳的手裏
我捧接玻璃茶杯一
分外溫熱

交投的目光
品味茶水的淡綠
杯底
茶葉悄然沉落
秘密在胸口
如鼠探首

屋外的風
無法入門搜身
氣氛靜極了
什麼聲響都沒有跌落
脈搏增強了節奏

九〇年七月八日

夜湖生波

那一夜
星星兒
沉入湖底久久不寂滅

遠村的燈火
在湖岸上
裝飾湖面有若舞池

妳面映湖水如探星辰

長髮與衣裳
都染上濃重的夜色

湖中，突然星星顫抖
燈火顫抖……
唯獨濃重的夜色依然寒凝

九〇年四月廿九日

補記 此詩奉祭投湖自盡的女友。悲極無淚，但見湖心波動，長夜猶寒。

方浪舟作品

星 夜

耳貼地面的狗
頓然驚醒了
狠狠咬了幾口夜幕

唯有熾紅的煙頭
不是注血的傷口
它忽隱忽閃
灼燙著沉悶的空氣
伴照與午夜對壘的頭
夜空原是高懸的天鏡
映出了人間煙火的閃爍

有狗潛入夜裏
正在追獵醒目的星斗

* * *

鷹的誕生

恐龍的骨架太大了
凝固在原始的叢林裏

蚯蚓喪失了骨骼
地面不敢自由地爬行

鷹之翼搏擊雲空
滾滾烏雲被你掀在身後

超越的精魂，祝你
身繫千山又影射萬水

江湖之內

天下
魚鉤垂懸

鉤上
世事為餌

我貪眼又嘴饞
流連如魚

垂釣深入喉頭
淚與血
倒流而人心窩

誰操縱魚竿
坐鎮江湖之內

祝聖誕

-- 給陳銘華

光與風
奔流在世界裏
山站起來了
樹站起來了
人也站起來了
唯有山溪站不起來
請你嚐一嚐
山溪入海時的滋味
請你想一想
它曲折走過的路途

一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偶成於雪梨

尹玲作品

喚四季之名

亭亭立起
你喚雨入夏
陣陣囁囁玉足下
撐起蓬蓬睡蓮
醒在午夜冷火般的月色
睥睨眾花

你隨風翻舞
將秋光凋成一行樹
枝枝無衣
藍天嵌入你眼
鎖住點點愁滴 雲深處
送你折返最初的睡眠

緩緩躺下
冬季就此淡去

原諒如此灰的霧空
夜夜雨 夜夜冷瑟
霜露沁入碑石的荒漠
無影的魂自無燈的海上升起

你迴旋 碎步生花
讓春翻躡葉嫩芽之上
雲啊請再織錦裳
黃鶯打起滴滴溜轉的柔婉
開啓年歲

年歲 綿延如絲路
流浪的城市 恰恰使
東方的蠶
吐盡百餘種飄泊 那繭
進入西方蛻化為禪

弦之演繹

就由你開始 胡琴
嘈嘈切切地 將
澳 那海船停泊處
太平洋陽光無際的蔚藍 停泊
在這一張張詩般的臉上
浪濤響起 和你半生的哀樂

也曾繽紛 也曾無色
歲月是永不褪馨的音符
拉一曲黃河之水
奏半章故鄉夢回
彈指之間
五千年 驟然
繃成
心弦絲絲嫋嫋的顫音

陳本銘作品

給兒女命名

六月
是一枚別針
別在偏左的胸口
連著心臟
深深陣痛 和歷史一起
在一起流血
兒子 所以你的名字
我們逕喊你天安
女兒 便婉約而
約北
一一 不生不滅的
約在北京
六月

九〇年一月八日加州，阿罕布拉

潑墨十行

棕櫚被置於最前線
所以線是沁涼的
遠景是慵懶的山
忘記收拾自己的投影
同時 把積木的建築
紅一格藍一格隨意擺成
盆景 而我居然那個
意筆草草勾就
過路人想要匆匆走出
茫茫潑墨

九〇年一月九日加州，阿罕布拉

我 畫

我畫 大海
其中淹溺億兆眼神
饑渴飲食土地的褐灰
我畫 母體臍帶
兩岸曖昧屈辱釣魚台
寂寂長安街
沉默燃燒
天安門
苔蘚爬上林肯公園
一銅像
楓樹幾株
快餐調色板上中國洋紅

九〇年十一月加州，阿罕布拉



落葉的飲泣

緣色生命蛻變成
一身的枯黃憔悴
只等風起時
縱躍而下，生離死別的悲歌
鳴奏！落葉飲泣的聲音
響自異鄉人之腳步
清脆而哀怨
此生此世，竟為裝飾春的青翠
秋是劊子手，狠狠撲殺
冷酷殘忍；唯有泥土歡呼
粉身碎骨的葉子
皆化為大地的肥料
待明春樹梢新綠
天地早忘了：去歲
落葉的飲泣

九〇年五月墨爾本深秋

醉

灑灑的酒精
把心苦成黃蓮
乾杯！為這踉踉蹌蹌的世界
眾人皆醒嗎？唯我的腳步
踩著八卦，跳踏兩極
舞姿踴躍，庭院玫瑰
朵朵如墨，盛開的花魂
早已在我眼裏枯萎

滿臉脂粉塗抹
妳說要在台前挽留青春
夜靜鉛華落盡
鏡裏真容，魚尾紋
是我搖動杯酒上的漣漪
愛情和相思已化玉液

一口飲下，然後追月去
妳飲泣之聲竟自我體內流瀉

醉醒醒醉間
艷麗和醜陋，是非黑白
日落月升夜晚或天亮，已難分辨
年年歲歲紅顏髮禿英雄氣短
人生的歡樂都躲在樽裏
說是飲者留名，千杯不醉
嘻！總有一天我的名字
雕在玫瑰花後，來來來乾杯

九〇年十一月墨爾本

註 墨爾本郊外墳場，無際阡陌皆植玫瑰，花後十字碑石刻雕姓名，整齊莊嚴，碑林花影，自成世界。

陳銘華詩抄

雪的回顧

看
 千山無媚因我遲暮
 萬家燈火為我白頭
 大地任橫行，英雄全折腰

聽
 片片飛花落葉
 聲聲天長地久
 朝朝暮暮還伴著氣象報告

知否
 君臨常孤寂，登高每卑微
 東南西北無人處
 又豈獨長城內外

記否
 生於純淨卻成於污染
 風隨雲擁，遮日蓋月
 積聚經年的悲憤
 就只等這一季冬

九一年元旦洛城寒流來襲

哀雷克

密西根巧傷
 魔手尚能飯
 只是聖它摩尼卡的落日
 已像天鉤
 隱於荷里活
 而艷陽高懸，競技圓頂
 教頭掛冠，名將風流
 洛城一夕蕭條
 雷克！雷克
 何時再奪錦標還

附註 雄霸八〇年代籃壇的LAKERS自從DETROIT一役，因MAGIC JOHNSON受傷而敗北後，曾被體育界稱譽巧妙如聖它摩尼卡落日的天鉤賈霸跟著退休。去年在半決賽中復出人意表的敗給PHOENIX SUNS，今年球季一開始，連敗數場，主將JAMES WORTHY又因召妓被控。適逢經濟不景，場場爆滿的盛況不再，不但令球迷憂慮，而且懷疑雷克時代是否真的過去了？

九〇年十一月洛城

冬夜懷羊城

掀開青衫
 長空十里
 中山路
 樹蕭蕭，夢依依
 暨南料峭的湖影
 回民飯店的酒香
 繞過幾重雲山
 趁夜寒飄來
 窗前，留我心事
 在杜鵑聲裏

九〇年十二月洛城

夜

*讀徐剛[大牆外的中國人]

街
 明著
 暗著
 窗
 黑著
 白著
 [民主]摸著大牆落荒
 萬里外
 明明暗暗，黑黑白白
 黑暗中
 怎得見紅塵燦爛

九〇年十二月洛城

遠方作品

哦！羅蘭崗 (ROLLING HILLS)

外二首

在你腳下
我已經死過兩回
你還是那樣年青

甚至爬上了心窩
無可奈何我面對你
你還是那樣年青

第一回 白雲
還沒有出岫 星光
還來不及閃爍
孤零零我吻別自己
你是那樣年青

哦！羅蘭崗
你不是我
我卻是我
我要燃燒
要痛哭
要掙扎
要噴發
我也接納死神

第二回 歲月
早已蒼蒼 荊棘

路 燈

不要批評他高高在上
是為俯視人生
不要笑他總是老眼昏花
是厭倦了虛榮誇張的追求
每一夜的巡查觀察含辛茹苦
每一日的思索分析絞盡腦汁
是精細敏捷的智者
是和善可親的長輩
當炎涼悲喜哭笑暫時謝幕
當競爭拼搏廝殺需要休息
他默默地
陪伴街角的淒冷
穿過黎明前的黑暗
邀請正氣凜然的風
同落葉一起
討論深刻的社會問題

車 輪

鼓足勇氣
面對坎坷的前程
心跡歷歷
無悔無怨

詩 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來稿請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異軍的詩

歷程

某些人喜愛提及
我們是帶著佛的學說而來
月光光的日子是擁有過
雖很美但亦很遙遠
之後便跌落一個不知命名的年代
誇張得以生命換歲月
傳說太陽被野心偷走
直到那年聽完最後一響槍聲
又模糊分不出所謂自由的定義
耐心花掉幾年青春買回來竟是個流浪
仰首望著張張陌生面孔
總想起老伴那份淒涼
你是被故鄉遺棄的一粒
棋子

於賭城拉斯維加斯

斯冰的詩

明天的演出者

假如
情約是一個騙局
演出
是一齣明天的悲劇
假如
導演 為什麼偏偏選上
我
你故事裏又一主角
而我不擅扮演
而我情真

你說
那麼讓我們返回從前
曾經互相錯過的
最初
現在若是一種延伸
我卻妄想折回將來
預知明天演出的內容
窺視你
明天的真面

不要許諾 不要
誓言
祇要你不複演
曾經
目睹的殘酷前轍
窒扼我早已付出
幾度掙扎
仍掙扎不出
陷溺痴情

幕已升起 導演
眾目睽睽
我已無從退出演出
你仍隱在右側
永生的影
唯求你給我編導
一個圓滿的終局

秦松作品

聲音的形態

外一首

一片擊打
一陣激動
污濁的躍起
不可觸
及的浮模
補色的
聲音的原形

無協和
無和聲之
灰鼠的嚙牙
裂嘴
從古早到
作古
聲音的生態

野百合祭

野百合死了
講話依舊開講(?)
從千張口到一張口
千萬樓頭到一個樓頭
野百合死於百花齊放之口
血口與血口到槍口與槍口
紅色與白色的色情狂
誰以槍刺支撐
衰老的左手與右手
從這面牆到那面牆
沒有屋頂的牆
沒有牆的屋頂

野百合死了
在洞穴的野地上
在荒蕪的小園子裏
一覺醒來
街頭復活的都市
悲情的巷口熱烈的奔出
開在帽子和頭巾上
野百合的白色花海
淹滅金黃的宮牆
綠瓦的陵丘
焚以講話的口奠祭
遍野的野百合
遍野的蘇醒

一九九〇年末月在紐約

夢詩作品

也 許

--致[新大陸]

想想，在小巷
窗外的陽光仍照不到
每夜月光也遺忘了造訪
這小屋如革命地下工作者的地方
申通了世界另一面
不存在而存在的播種著
對理想的寄望
說民族主義不如
一點安慰的鄉愁
一場惡夢，或
血淋淋現實威脅著生活
春夏秋冬何時來何時走
所有風雲人物何去何從
而時局暴風雨來臨前夕
這小屋裏
孤燈下仍一廂情願

如對一池死水
所有的化學元素混在一起
也許明天世界變了另一個
也許這小屋
或風，或雨，或窮變了樣
故不存在而存在的定理
痛哭或狂笑能自如，能突破
而愛也不再被迫，放逐
腦和理想結成一線
也許這小屋可緣化了
春來前的嚴冬
也許這不會說話的筆桿
像關心民情的政者
也捉住了陰霾的一面
直至黎明來臨
直至理想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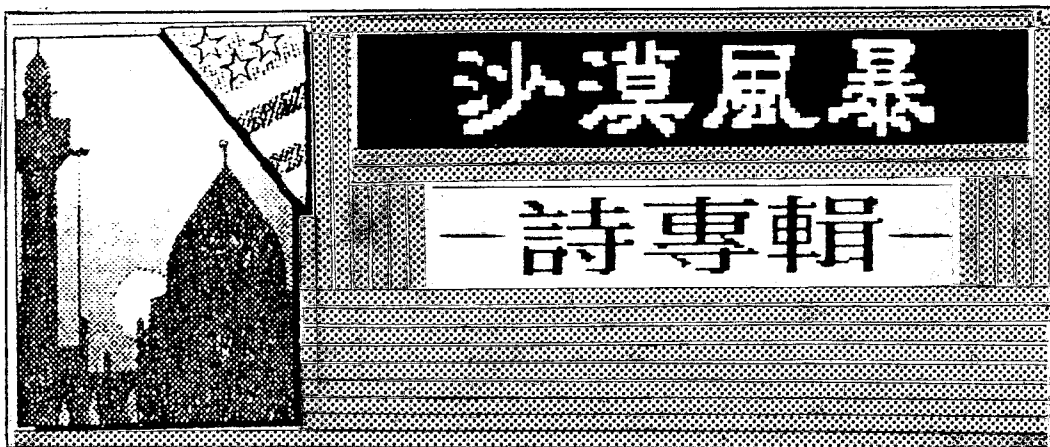
歲暮偶感

明知希望的開始總以零的起點為標準；
幾度風雪挫阻加上路途直曲難行，
如何趕法總覺不及祇因歲月鞭撻無情，
說愁解愁仍一笑代替人生苦短奈何的嗟嘆。

毫無選擇有人背負十字架走過了昨日；
或試圖放下屠刀成了誠心的釋迦牟尼的門徒。
如果懼於暴風雨前夕靜止已是可怕的事實，
別問英雄豪傑何去承暫短的獨醒不如說山河說歲月。

一瓣心香祝元旦祈願江山依舊嬌艷；
明天縱是化為雲煙這也該是明天另個戰爭的開始，
所有痛苦的思憶終使浪子有回頭之意，
再跨上一步縱是步步驚魂。

九〇年十二月卅一日試稿於麻州



越戰以後，對於我們，戰爭已是一場深沉的夢魘。

這夢魘已然重現，根本無可避免，它早已暗暗展開自從伊軍入侵科威特那一刻起。可是戰爭究竟是罪惡？是神聖？這懸疑將複雜如現代政治亦模糊如現代人心態。

無論其真貌如何，我們在街道上看見棺槨，瀆血的旗，黑衣死神彈著他的電結他。看見鮮明嫩黃絲帶掛在車上，繫在飄拂星條旗上。你反對，你支持，並不重要。戰爭已然開始，且蔓延如瘟疫。它不是電視上的畫面，而是跟你同桌進餐，同床入睡，同班工作，甚至完全因為它你寫了從未有這樣多的家書。

致飛毛腿導彈

(外一首)

遠 方

清早
我從一千零二夜醒來
正沿著巴格達的林蔭大道
尋找中世紀遺失的童話
我訝異
因為我竟有幸
見識你超凡入聖的身手
胡辛不無心虛地說：
真主和伊拉克同在
你行色匆匆
可正是趕去
徵得他老人家的同意？

無 題

到底為什麼打仗
我實在愚昧
正如我熟讀[兵車行]
卻無法考證出
美國的[咸陽橋]在哪裏
在Higher Income Taxes
但也許在Increase in Gasoline Taxes
據說 富人想進入天堂
就像駱駝要穿過針孔
因此有人提議
有錢出錢
沒錢出命
祇是尚未達成協定
這一回
我倒是真誠希望 真主
哦不 是上帝
與山姆大叔同在

陳本銘

沙漠風暴

戰爭聖潔如初剃度的僧侶
經過長久抑制和禁慾
且宣洩為洪水
一夜之間在巴格達城裏夢遺
必然的風暴
必然的沙漠掀覆新的秩序
對於每顆沙粒
勢必在風眼裏磨成齏粉
轉輪於天空
天空是倒懸的碁盤
慘青暗藍焰火縱橫成界線
機群後面
數百架次的兀鷹
等待
幾時落定的塵埃

後記 元月十五日，伊拉克撤軍科威特
期滿，以美軍為主力的多國機群一
夜間在巴格達展開奇襲，對伊戰爭
於焉開啓，定名為[沙漠風暴]。

九一．一．十八日
加州．阿罕布拉

給戰爭

你可以詛咒
但何必 詛咒寫就的歷史
越戰紀念碑
碑上鑿刻的名字
有人因哀悼遍插旗幟
一莖玫瑰伸出
手指自碑石的隙縫
翻掀每世代憤懣迷惘
在紐約
任何地方
委實
戰爭和愛情往往押下
無奈的賭注

請莫在此焚燬國旗
國旗只合覆裹男子的身軀
曾經水草平原
或暮色四垂的大沙漠
坦克履帶逆走向鄉路向
家書在囊裏
槍枝在手上
戰爭在眉睫
玫瑰在胸膛
愛國者在沙漠
鷹
高高飛在巴格達方向

九一．一．廿日
加州．阿罕布拉

因為戰爭

千 瀑

因為戰爭
我們變得那麼接近
眼淚流著相同的意義
憂傷也是，在示威者的眼神
和V字型手勢
之間

因為戰爭
我們把電視扭開，關上
再扭開看到布希慢慢
踱過白宮平靜的草坪
聲音一下子複雜起來像欲雪的天色
走到哪裏全一樣
到處是人潮
[巴格達?]她說：[是的
那是一個痛苦的城市]

因為戰爭
從不說話的鄰居
終於打了一個招呼
暖爐邊請我喝新煮的紅茶
談派到前線他的兒子
講我熟悉的越南
因為戰爭，我們是那麼接近

九一年元月西雅圖

沙漠風暴

方 圓

漫長的黑夜初臨
風暴便在燠熱的空氣裏，凝結
在沙漠

漆黑中飢渴的眼瞳是口口乾澀的枯井
晚晚
士兵們用炮管自瀆
快感是射向無邊天際枚枚璀璨的火花
偶爾驚起一地沙塵

仗，必定要打
借子民的哀號歌頌詛咒
——血流千里（註一）
胡森，你的鬍子注定要刮

讓我們送給撒旦（註二）
一頁怎麼翻都翻不過去的歷史
讓情人的淚，士兵的血
流進大地的心臟
流入油管
讓他們的肢體，展開成山河

任由夜色揮霍
灰燼堆裏醒來
所有的激情烙下痕跡
在時間之流，在沙漠……

九一年一月十七日西口汶那

註一 伊拉克狂人胡森曾揚言，沙漠之戰會令美軍血流千里。

註二 美國空軍在準備轟炸伊拉克的炮彈上寫上的字句。又[撒旦]乃沙丹。胡森名字之諧音。

決戰軍曹

恆 行

一月十五日星期二，午夜以後，戰爭隨時爆發。果真是生靈塗炭，百姓受苦。這貪婪狂妄的大漠軍曹，理應負起一切後果！

決戰的時刻來臨
波濤風雲色變
航空母艦的每口遠程炮
都瞄準同一目標 待命狙擊
二千多架戰鬥機如銳厲的蒼鷹
坦克部隊如憤怒的雄獅
在惶惶的風沙大漠
咆哮

貪婪的軍曹！你的雙臂能揮落幾架戰鬥機？
你的雙掌能推開幾部坦克車？
你的胸膛能抵擋幾枚火箭砲？
他媽的但聽你一聲狂妄的號召
千千萬萬無辜的胸膛 便乍然而成
怒不可遏的血泉

驕傲的軍曹！
假使火箭砲從西面轟炸你的聖壇
你膜拜的方向怎樣移轉？
又假使另一枚導彈擊中你的床
你的春夢豈不是嘩嘩碎裂
癱成一地污穢的咒語

無知的軍曹！歷史的是非
本來就是一筆糊塗的爛賬
科威特始終是屬於科威特的子民
雖則你貴為一國領袖
伊拉克亦非僅屬你所有
何況你竟利用真主
煽動虔誠的信徒
湧入地獄

盲目的軍曹！
聞說你士氣不振的軍隊
常常發生叛逃的事件
惹得天下人人譏笑，冷諷
這種煩惱會令你暴跳如雷嗎？
午夜過後
戰火一觸即爆
頑固的軍曹！[你好自為之！]

一九九一年一月脫稿維州

風暴外一章

劍 鳴

海鷗群揚起點點的白帆
飄逸地航行在藍天的胸脯上
海張開了它藍藍的大耳朵
聆聽著寧謐的航行 風平浪靜的樂章

最嘈吵的是入侵的噴射機群
它們閃亮地衝破天空的螢光幕
陽光中的小黑點
尖銳的超音刀——用噪音
去劃破白璧無瑕的天空

海的創口就在戰艦的那一邊
密集的火網與飛彈在爭辯著些什麼
電子屏上一閃一亮的外星人
嚷著 Games Over , Games Over .

煙幕中的海變色
煙幕中的天也是
候鳥們辨不出季節的去向了
不安的魚群急著偷渡
尋找一塊陸地移民
訴說著海洋海洋不可以安枕

這樣海就一直空著留給湧起的波濤
這樣天就一直破著留給形成的風暴
這樣青綠的大地一直荒著留給沙漠
這樣地球就一直是洩了氣的球留給戰爭的泵浦
這樣....這樣....誰會知道

這樣誰會知道

九一年一月廿五日洛杉磯

陳銘華

戰書兩帖

(一)

山姆 落日 飛鷹 黃沙
他們屏息集合，編成隊伍
旗號是正義，番號是原油
堅強似鐵娘子下台
迷惑如大英帝國衰退
出發！他們枕戈等待
明天，布希會不會
揮手

(二)

日落後還有星辰
照著鷹飛
照著F-15嵌入無垠黃沙
戰鼓三通了
白宮壯懷激烈
聖誕剛剛離開美國
山姆，今年你回不回來
過節

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洛城

前線和後方

(一) 前線

駱駝淒涼地離開黃昏
星光孤高掩不住傷口
噩夢從越南蔓延
鷹擊破夜空
巴格達一座愁城
〈你將死亡〉
一枚飛彈上面這樣寫
像裸女賣弄她的腰肢
給電視觀眾
看

(二) 後方

烽火十日
前方的家書未及投遞
兵工廠已連開三班
黃泉比黃沙更黃
青春比青天還青
馬照跑舞照跳六合彩照搖
超級盃照樣密鑼緊鼓
不似我們工人階級
第一天聽到新聞
立即停下手上工作

九一年一月廿五日洛城

千瀑詩扎

咏雪

外二首

雪停了就回去
那時也許留下一盞燈
在黃昏，一個小鬧鐘
在我書寫的桌上
寒夜裏一個聒噪不休的小情婦
徹夜滴答
我本想咏雪
卻看到自己在雪中
一腳深一腳淺
像一些應該忘掉
又依依記住的往事

割裂的天空是我的記憶

從鋪滿白雪的樹極望去
我看到像拼圖一般割裂的天空
當然飛鳥不是唯一迷失的
除了我，除了肩上的雪髮上的霜
除了鄉愁曾經在冷落的江頭
冬天是一個漫長的等候

雪地上有土撥鼠走過的足印

不能解釋的是這蒼了的鐵鍬
斑落的紅漆，曾經溫柔又彷彿是小時候
一鏟一鏟，一鏟一鏟
埋掉的是不是新愁？
一鏟一鏟，一鏟一鏟
堆起的是不是舊恨？

雪地上有土撥鼠走過的足印

呵割裂的天空曾經是我的記憶
像雪，和鐵鍬，和土撥鼠
和我

和白雪相看

天朦朧的亮
雪默默地溶
爐火細細越燒越零落
一夜宿酒依稀彷彿
一點點豪情，一些些激昂
酒是好酒，卻未必
就能長飲；情是多情，卻未信
細水可以長流
忘了最後誰先罷飲，但聽到
長夜漫漫土撥鼠嚙咬堅冰的聲音
清麗激越如新吟的長詩
不，是洋詩，你的洋詩太長
我的，你說，難以翻譯是遠遠的流浪
後來呵我們爭論老戈，可憐的老戈
可憐的中國一地頭顧羞愧著白髮
哈幸好夢未醒，海灣集結新兵
紛紛揚揚彷彿依稀一夜宿酒
醒來但留下窗前積雪瓦上披霜
柔情鐵血，和白雪相看

九〇年十二月西雅圖

恆行作品

北風手扎

之一

(寫給越戰時期，與我一同寫詩一同喝酒的朋友)

深秋過後
我決定把鄉愁的結局
寫在後園裏的落葉
然後拜託切膚的北風
轉遞給你好嗎？
它雖了無詩香卻滿是溫婉的
祝禱

一分狂熱加上一分陌生
秋雲的冷淚加上夕暮的風嘶
彷彿當年越戰時期
低低吟過的蕭索的夢囈
半生哀樂都化成一滴殘酒
劫後餘生所剩下
不過是一頭蒼白一臉皺紋

當一片黃葉飄落在你的掌上
你有興緻讀或不讀都無所謂
但千萬別撕碎
這首鄉愁最濃最濃的
手扎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之二

(憶從義山鎮兼寄銀髮)

一條清涼的江水
流過幾戶伐木的人家
幾戶農稼的玉米田
流過另一座山頭
竟奔騰為千疇的瀑布
蹣跚的蘆葦挽不住
顆顆飛濺的花珠

早上的山色令人讚嘆
入山時你說每一朵幽蘭
比荷蓮還好看
比香檳酒還舒醇
那時候，我牽著小同學的手
你牽著的是你的情人

夜風在每盞燈火前呢喃
你的結他彈出披頭的情歌
我說好聽是一回事
多喝些酒，賞賞月色也最瀟灑不過
何況窗外的松樹，松樹上的昆蟲
都在唱著我說好聽的
披頭的情歌

整個晚上
樸實的山鎮也浪漫似你一樣
多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詩

劫難期間已各自失散
在茫茫的煙霧裏漂泊
漂泊了十餘年的
這些歷盡慘痛的名字
如同深灰的雲層
揮灑出來的朝霞
不期然都投入
這薄薄的冊子裏

以緬緬的鄉愁
加上戚戚的思念
以當年惜別時飲剩的殘酒
醞釀出一句一句似醉非醉的
詩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後記 當我收到這冊詩刊，翻閱每首詩的作者，大多數是昔年熟悉的朋友，腦海中便湧出了他們的容貌和往事一幕幕重現，悲喜交集，難以抑制。最後還是黯然神傷，寫出這一首所謂[詩]。

恆行作品

十二月最後一夜的聯想

之一

你喝完了一罐可口可樂
我已從高速公路轉落小路行駛
隨意瀏覽兩旁燈花的閃爍
又彷彿每朵閃爍的燈花紛紛追問我
為何不把笑聲和歌聲
獻給這十二月最後一夜
我不作答也無須作答

你看你看 行駛時也得格外注意
速度錶上的紅針跳得怎樣
超速罰款的數目可能沒收我一天的工資
而且也是保險公司隨便加價的理由
你說你說 我每天都專心擔心的駕駛
還要超過十小時的工作
如果渾然忘我唱出一歌
準叫眾人整夜受惡夢困擾
燈花熄滅 一地是憤怒的碎玻璃
舞會告吹 歡樂的臉被千種冷漠侵蝕
那時你怪責下來我也無法補償
這一宗荒唐的損失

但你聽不聽到？
一串駝鈴
自內裏的風沙迴響

之二

扭開電視 ABC 台節目
時裝，舞姿撩亂得令人迷惑
荷里活的瘋狂派對
Beach Boy 的新歌
算是向一九九〇年作出一個交待嗎？

接著轉播紐約現場報導（氣溫 28 °）
時報廣場千手搖動
願望，旗幟，[NO WAR] 的標題
有幾對甜蜜的愛侶一往情深
有兩個裸著上身的男人歇斯底里（氣溫又降至 27 °）
圓月下一片騰騰喧嘩
滾石般滾入 1991 年

再捲簾眺望窗外
幾棵老樹，窮途禿枝
路燈照它自己，瘦弱的影子
圓月下一片沉沉寂寞
我，靜待 1991 年第一度的
曙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卅一日維州

凌至江作品

哪邊陞

——紀百里居

老人弱馬，達達的倦蹄愈行
愈遠，是高處雲的行程
城北外吹來一片需要愛的空虛的風
帶冷

星塵倦風，似乎，山後
霧中多了一個部落
深深呼喚牧鈴遍野童謠
是初

傳說是野生的部族
祝禱傳不遍百里
放逐的一脈，散花流佈水面
弔泣

怒擲牛角盃
盡毀馬頭琴弦
蛇吞一片搖搖草浪上眨閃鄉音的星群
是終

傷 秋

——西貢蕭蕭落葉時

走到懷念跟前止步
我雙愁眉緊鎖著

影子撥出影子，剎那間
數雲花落瓣
笛韻油然響著
以密密的低低的調兒
忍著淚珠，眼看舊鄉離我
屬於遠古的寂寥與荒涼同在
誠然你，是最先一個踏葉的人
倘若恁魂遊，請恁走到我的夢
走到懷念

一片飄葉，影子撥出影子
有我雙愁眉緊鎖著....

劍鳴的詩

？ 因為 ？

因為有了船
才有海
因為有了預算案
才有赤字
因為有了憎恨
才有愛
因為有了戰爭
才有和平
因為有了我們
這個世界才會存在

海上的船 船上的海
赤字的預算案 預算案的赤字
憎恨轉變的愛 愛轉變的憎恨
戰爭走向和平 和平走向戰爭
我們存在世界裏 世界存在我們之內
都屬於邏輯外的最不邏輯的

所以船要偷渡
所以赤字要破產
所以風要從空穴裏來
所以愚蠢戰勝了智慧
所以槍枝代替了花枝
所以我們白日有夢
夢裏有理想 理想有和平
和平有輪椅，花園與碑石
所以....所以....
因為....因為....
有一陣風 如我們
有一陣雨 如我們
存在

一九九〇年除夕洛杉磯

訂 閱 表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中英文姓名：_____

地址：_____

訂閱期數：_____由_____期始至_____期止。

(請剪下此表，連同訂金支票寄到本刊通訊處：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支票抬頭寫：WARNER TCHAN. 訂閱本刊每年六期，國內 US\$10.00，國外 US\$15.00).

我與窗櫺

推窗

我的影子就從漏光斜斜的倒在
一個魔夢驚醒的午夜裏

放目四處

除了我和窗櫺
窗櫺和我的影子默默投地之外
四處皆是：
黑漆漆
死靜靜

一縷縷的寒風襲我
一片片落葉掠從漏光投落

窗櫺與我

在這黑黝黝
深沉沉的夜裏
目擊我與窗櫺的聯想之下那種
心跳砰砰

不如讓我擁著凍凍的被褥
坐在冷冷的床第上獨守
天明

告別書

——給P.

哭泣著的薔薇
無端碎落一池滿滿的春水
相思路遠呵，明天
明天我且告別
多年的夢多年的纏綿

是歲月流過眼角的斜紋
深深刻上萬山千水的柔情為証
說思念，是思念
信是青春無悔
多少生命的花蕾
曾經奔放

看，花開
花又謝
此去未知冷暖
請 勿 懷 念

九〇年十一月三日

支持[詩]的成長！
請訂閱[新大陸]詩刊！
支持海外華文的發展！
請訂閱[新大陸]詩刊！

黎啟鏗作品

Meditation on a Starry Night

Oh, the night is mature, elegantly mature,
Pop over the sky
Millions of curious eyes
Gazing at me, vibrating a message
From the far space in a mystical language,
Speaking deep into my meditation, my inner mind:

 This shore I, a man, pass by an instant,
 A transit passenger, a little creature,
 Merely a tiny dust flying in the air;
 That shore you, a star, go through countless light-years,
 An eternal visitor, a huge wanderer,
 Really a great planet travelling in the universe;

Yet I dare look directly into your eyes,
Never can your giant volume
Make me tremble, make me humble,
I know how to live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So long as I have something to give
My descendants, if only
I can fulfill my duties
As a good citizen to my country,
A true man to the world,
Always keep imitating the shining examples
Of the great souls,
Whose palms can hold
A handful of stars
Sparkle in human history,
Same as the sun
Gives light to your body,
Throughout boundless milky ways,
Combing time, quantity and space
With perfect, harmonious eternity.

KIN KI LI

黎啓鏗作品

悲咽的鄉笛

——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九洲同

※ 白居易 ※

有一種症候不可醫治
有一種心靈
在月光下羊癲
我是單思成狂的閨女
故鄉 別以幽幽眸色凝我
別以綿綿唐詩喊我
鵲橋已斷
夢魂也難飛渡

我是你猶未過門的妻子
故鄉 你不曾給我嚙臂的初戀
離別時 甚至搖籃裏不曾端詳
(記憶的螢幕恆是漆黑是空白)
必然英帥爾雅的
你的容顏
鬢斑的賀之章見過
見過 神魂顛倒的李白
神魂顛倒的
每夜我震顫的仰脖
你香軟的唇片
吻我
(失魂落魄落魄呵失魂)

佳期紛杳著佳期
芳鄰都已成婚
蜜月的芬芳飄入世代承平的歡忭
而我們的婚事呢 故鄉
誰來主持 誰來玉成美事
老族長在玻璃棺裏悲憤地流淚
流淚海棠葉在踢翻的鐵水裏血嘯
(而敗家子們仍死抽著馬列的鴉片)
故鄉呵故鄉
我們的家族是內鬩的家族
我們的姻緣是煉獄的姻緣

世紀的寒流淒厲而冷
異域的荒野
落葉呼喚著根土 故鄉
倒下怨婦的冷唇冷不去你的名字
我是單思成狂的閨女
溢血的膝蓋仍在哀哀的跪向
跪向你
故鄉
幾時你以花轎
風光熱鬧的
迎我回去

雲 幻的詩

詩，還要不要讀？

詩，是讀過了不
總讀不出一條詩路
路，爬著痛苦的苔痕
從五千年前伸延而來
一步一陣痛

五千年，與其說是歷史
不如比做風沙落葉凋零
歇腳處，恆是多愁善感
你彷彿看慣了血淚交織
看慣了台北標籤的產品
不是官僚十足就是作風粗俗

神州卻寄來莫名其妙的笑臉
你倒未忘掉[六四]的槍聲
有時你也會踢翻一些舊賬
似乎；兄弟鬩牆是一種文化
殘殺同胞就成為了歷史

叫你氣餒的是：
釣魚台都築起了燈塔
某些人還是熱衷於互道長短
關心起誰主辦亞運的問題，
你的確是有些累了，
路，還要不要走
詩，還要不要讀？....

裝外詩選

--尹玲譯

週日

在葛伯林林蔭大道的樹行之間
一座大理石雕像以手引導我
今天是週日電影院爆滿
鳥兒在樹梢瞧著人們
雕像吻我但無人看見
除了一瞎眼小孩用手指指著我們

美麗的季節

空腹迷失冰涼
孤伶伶身無分文
一位十六歲的女孩
不動地站立
協和廣場
八月十五日中午時分

訊息

那扇有人打開了的門
那扇有人又關上的門
那張有人坐著的椅子
那隻有人撫摸的貓咪
那枚有人咬過的水果
那封有人閱讀的信函
那張有人翻倒的椅子
那扇有人打開了的門
那條有人還在跑的路
那片有人穿越的樹林
那彎有人躍入的河流
那座有人死亡的醫院

巨大和紅色

巨大和紅色
在大皇宮之上
冬日之陽出現
又消失
像它一樣我的心將消失
我所有的血要走
走去尋找你
我的愛
我的美人
且找到你
在你在之處

自由區

我把我的軍帽放進鳥籠
然後我出去鳥擱在頭上
噢
人們不再敬禮
司令問道
是的
人們不再敬禮

鳥兒回答
這樣啊
原諒我我以為人們敬禮
司令說
你是被原諒的大眾都可能犯錯
鳥兒回答

公 園

浮 沙

上千上萬個年頭
仍不夠
來說
永恆的一小秒鐘
那一秒鐘你曾吻我
那一秒鐘我曾吻你
一個早晨在冬之光中
在巴黎的蒙蘇利公園
在巴黎
在地球上
地球它是一個天體

* * *

魔鬼和奇蹟
風和潮
海水已退至遠方
而你
如一葉微風輕撫下的海藻
在床的沙上你做著夢蠕動
魔鬼和奇蹟
風和潮
海水已退至遠方
但在你半開的眼眸中
兩朵小浪花還留著
魔鬼和奇蹟
風和潮
要把我淹沒的兩朵小浪花

失望坐在一張長凳上

小廣場公園內長凳上
一個男人在人經過時會叫住你
他有一副夾鼻眼鏡一套灰色舊西裝
他抽一支小雪茄煙他坐著
他會叫住你當人經過時
或者他只向你打招呼
不要看他
不要聽他
要走過
就像沒有看到他一樣
就像沒有聽到他一樣
要走過加快腳步
如果你看他
如果你聽他
他向你打招呼那再沒有人
能阻止你到他身邊坐下
於是他看著你微笑
你就非常地痛苦
他就繼續微笑
而你會微笑著同樣的微笑
一模一樣的
你越微笑你就越痛苦
非常地

你越痛苦你就越微笑
無可救藥地
於是你就留在那兒
坐著凝結
微笑著在長凳上
小孩子在你身旁玩耍
路人路過
安靜地
鳥兒們飛起
離開一棵樹
飛向另一棵
而你留在那兒
在長凳上
你會知道你會知道
你永遠再也不能玩耍
如這些小孩子
你知道你永遠再也不會路過
安靜地
如這些路人
你永遠再也不能飛起
飛離一棵樹向另一棵
如這些鳥兒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編 後 語

※[新大陸]能夠順利誕生，並立即收到各方的熱烈反應，除稿件的支持外，更踴躍訂閱；除訂閱外，又另附資助。本期即收到遠方先生訂閱費十元，另附四十元，共五十元的支助。來稿及訂閱都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動力！

※上期創刊號倉卒付梓，錯漏不少。如：頁一[方浪舟]的[無題]第三段第三行第七字[欲]誤植為[卻]；頁十八[黎啓鏗]的[青衣人]第五段第三行[鋼盔..]與第四行[青衣..]之間並無分段；頁廿二[恆行]的[印象之弦]第一行第六字[河]誤植為[汗].....特此向作者及讀者致歉！編排盡量美觀，錯漏盡量減少，應是一本刊物的最基本要求。

※為方便統一編排，本刊訂每單月末截稿，每雙月中旬出版，來稿若有時間性，請加以註明。

※本刊取名[新大陸]，英文直譯為(NEW WORLD)，刊首(NEWORLD)顧及美觀和特色，特別減少一字母[W]。為免讀者誤會，在此說明。

※讀者反映創刊號詩作內容頗豐，獨缺評介。這是事實，希望今後作者來稿能補此一缺漏。因為詩不同於散文小說，任何人一讀即懂，詩自有其耐人尋味之處，評介論析有助現代[詩]的推廣流傳。

※詩人[荷野]經離越，現居芝加哥。讓我們拍響歡迎的掌聲。

※在新的一年裏，不能沒有新計劃，[新大陸]預算每年年終出版該年的合訂本，屆時有賴作者和讀者的支持，自不待言。新年不能脫俗，謹向各界

敬祝

新年進步

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 91803
U.S.A

NO. 2 FEB/1991
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二期
美國加州洛杉磯